

新世纪^的 众声喧哗



——当代英语女性小说十五家（2000 - 2012）

张 磊◎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世纪的众声喧哗

——当代英语女性小说十五家（2000—2012）

张磊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的众声喧哗：当代英语女性小说15家 / 张磊

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4

ISBN 978-7-5502-1487-3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女性 - 英语文学 - 小说研究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3401号

新世纪的众声喧哗

著 者：张 磊

选题策划：北京弘毅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 伟

封面设计：法思特设计

版式设计：于鹏波

责任校对：李 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36千字 710毫米×960毫米 1/16 11印张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5502-1487-3

定价：2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5780220



前言

在当今世界，英语小说创作愈加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实践，不论在英国、美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在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牙买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尼日利亚，都有大量的作家用地道的英文表达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传递着变化中的、有关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众声喧哗的大虚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而且其气势似乎从未有所消减。

全球形形色色的英语作家群中，有一支力量不容小觑，而且愈来愈成为不少国家创作的主要力量。这支力量就是世界各国的女性小说家们。随着民主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她们愈加自觉、主动地开始思考、评论当代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审视人、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命运，用“笔”这个强大的武器有力地建构自己独特的身份、“自己的文学”。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代这些优秀的女性“声音”在我国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不仅译本不多，而且少有正式的评论来予以严肃推介。不少千禧年之后的女性作家、女性作品，对于大多数读者、甚至是批评家来说更是闻所未闻。这种现状对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绝非幸事，它让我们无法与西方的批评家及时地、充分地交流、对话。

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笔者大胆、但也非常认真地挑选了十五位在当今英语小说界叱咤风云的女性作家，以她们在2000—2012年间发表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为例，采用理论指导下的文本细读方式，较为中肯地阐释、探讨了她们不同、又相似的叙事艺术和思想主题。

具体来说,《上编:当代英国女性小说家》主要观照当代英国女性作家的创作实绩。在《祖母》等新作品中,“祖母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继续保持着她那颇具艺术性的、情境化的现实主义文风,把她擅长检视的爱情道德与情欲(尤其是老少情欲)之间的张力性关系这一重要主题推向了新的高度。在《陌生人》等新作品中,同样资深的布克奖得主安妮塔·布鲁克纳再次以变奏的方式精彩地呈现出衰老、孤独、逃离、归属感等等布鲁克纳式的母题,而且笔锋也变得更加理性、克制、超然,沉潜于其中的悲悯和哀叹之情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在《情人一族》等新作品中,具有传奇性色彩的英法混血女作家米歇尔·罗伯茨通过对两个空间、两种维度下的多个复杂的女性写者的情欲心理进行挖掘、正名、象征性重构的书写,在形式与主题上都充分地再现了典型“罗伯茨式”的特征,构建了一个独异的女性情爱宗谱。在《苹果笔记本》等新作品中,被称为“当今英国最出色也是最有争议的女作家之一”的珍妮特·温特森凭借自己破碎式的叙事手法、将性别界限模糊化处理的能力,大胆地解构了男权社会、异性恋社会强调“唯一性”的性别霸权主义。而电影导演、小说创作“两栖”华人女作家郭小橹更是在《守山人》等新作中将自己小说创作影像式的特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貌似离奇,却又真实的“超现实主义”情景之中描绘出一个个鲜活的边缘人形象,道出一个又一个深刻、发人深省的、有关存在与虚无的人性主题。

《中编:当代美国女性小说家》则将视角聚焦在多元化、多种族的美国社会下的女性小说创作。在《民歌》等新作品中,短篇小说大师玛丽·盖茨基尔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当代的家庭观、女性主义、边缘群体、弱势社群、反伦理观等具有挑战性、争议性的话题,通过意识流及频繁插叙等叙事手段的运用、以及“情欲”情节或意象的反复使用,表达了人,尤其是女人面对精神危机时复杂、矛盾的身心状态。在《爱的历史》等新作品中,犹太女作家妮可·克劳斯通过蒙太奇、多角度叙事、露迹、拼贴等高超的叙事手法,创作出了鲜明的、具有后现代特色的元小说。不仅如此,她的这些作品中还始终充满着浓厚的犹太气息,表现

了犹太民族坚韧浪漫的民族秉性和文化底蕴。在《罗宋汤》等新作品中，俄罗斯裔女作家拉拉·瓦彭亚以看似无奇的、每天必不可少的家常物品、家常食物为材料，“点石成金”地构建成一个个包含着幽默和心酸的复杂叙事结构，深刻地展示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俄罗斯移民对身份、存在、情欲等重要人生课题的思索与感悟。在《死者之书》等新作品中，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海地裔女作家艾薇菊·丹提卡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微妙动人的文笔，再现了海地同胞在本土惨遭暴政与屠杀、在美国痛遭歧视的“创伤性”生存境遇和情感体验。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她还戏剧性地展示了曾替海地独裁者残酷折磨、杀害被押政治犯的刽子手在异域多年来的创伤记忆与苦苦但却无望的救赎之旅。在《地狱——天堂》等新作品中，普利策奖得主、印度裔女作家茱帕·拉希里再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冲击下少数族裔群体深刻、复杂的人性、心理的幽微变化，尤其是因追逐欲望幻觉，因怨恨与无奈而压抑欲望而产生的双重饥饿感，以及对这种饥饿感的拯救与疏解。在《哦，黎巴嫩》等新作品中，身兼批评家与作家双重身份的阿拉伯裔女作家爱芙琳·夏卡在“纪实”之后走向“虚构”之路，用具象化的文字详细展示了在美阿拉伯女性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想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形象细腻、生动、完整的阿拉伯女性，深刻地解构了西方对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女性不公正、狭隘的刻板印象。

《下编：当代其他英语国家女性小说家》将阅读、批评的视野拓展到除英、美之外的英语世界，展示其色彩斑斓的女性作家光谱。在《逃离》等新作品中，三获“总督奖”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女王艾丽斯·门罗以其特有的冷静自制的文风、敏锐微妙的视角捕捉了现代女性的欲望和期盼、挣扎与无奈。在《家居部》等新作品中，以“黑马”身份斩获布克奖的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莱特以时而阴沉感伤、时而残暴直接的笔触，以精致、梦幻、感性的文字编织了一个个有关家庭、爱情、婚姻的深刻室内剧，对女性复杂、矛盾的精神状态作出了艺术性的回应。在《钻石沙》等新作品中，“印度英语小说内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三获布克奖提名的印度女作家安妮塔·德赛，以她地道而又清晰、典雅而又精致

的文笔，还有一如既往的人性关怀，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着丰富戏剧性元素、在情感表达与心理描写都达到很高水准的、有关社会边缘人偏执、迷恋的故事。在《一号牢房》等新作品中，英联邦作家奖、英国橘子奖得主、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严肃地正视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将“讲故事”的高超技法、出色的文体实验与“事实”的“报道”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将这些公共领域的议题不动声色地“室内化”，探究其对私人空间、私人心理的微妙影响，成为“非洲式”英语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当然，笔者虽然力图对2000—2012年这一时间段众声喧哗的女性“虚构”叙事传统做一个系统、全新的梳理，但毕竟无法涵盖所有英语国家、所有女性作家的所有作品，只能在自己有限的阅读视野里精选十五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的代表性新作，仍有很多重量级的“沧海遗珠”并未有机会得以详细探讨，希望在以后的论著中弥补这一缺憾。譬如，英国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佩内洛普·莱夫利，美国的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澳大利亚的凯特·格伦维尔，印度的基兰·德赛，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这个时间段里都有出色的新作出版，但囿于篇幅所限，只能割爱。虽然笔者无法亦无力穷尽所有优秀作品，但是仍然真诚地希望以此书为契机，为21世纪的世界优秀英语女性作家呐一声喊，希望唤起外国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的批评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对她们独特声音的关注。



目 录

上 编 当代英国女性小说家

第一章 现实主义“情境化”文本空间中对老年情爱的道德性拷问

——论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与她的短篇名作《祖母》 / 3

第二章 矛盾纠结的心灵地图

——论当代英国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与她的长篇名作《陌生人》 / 16

第三章 历史与当下二维中矛盾性重构的女性情爱宗谱

——论当代英国女作家迈克尔·罗伯茨与她的长篇名作《情人一族》 / 23

第四章 一个人的流派

——论当代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与她的长篇名作《苹果笔记本》 / 37

第五章 存在与虚无的边缘叙事艺术

——论当代英国华人女作家郭小橹与她的短篇名作《守山人》 / 50

中 编 当代美国女性小说家

第六章 精神危机的艺术性回应

——论当代美国女作家玛丽·盖茨基尔与她的短篇名作《民歌》 / 57

第七章 爱之离骚：犹太民魂与元小说艺术

——论当代美国犹太女作家妮可·克劳斯与她的长篇名作《爱的历史》 / 67

第八章 日常物品与食物的人生炼金术

——论当代美国俄罗斯裔女性小说家拉拉·瓦彭亚与她的短篇名作《罗宋汤》 / 95

第九章 加害者的创伤记忆与永无可能的救赎尝试

——论当代美国海地裔女作家艾薇菊·丹提卡与她的短篇名作《死者之书》 / 104

第十章 双重饥饿的疯狂与拯救

——论当代美国印度裔女作家莱帕·拉希里与她的短篇名作《地狱——天堂》 / 114

第十一章 努力发出声音：纪实之后的“虚构”

——论当代美国阿拉伯裔女作家爱芙琳·夏卡与她的短篇名作《哦，黎巴嫩》 / 120

下 篇 当代其他英语国家女性小说家

第十二章 女性逃离的悖论性艺术

——论当代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与她的短篇名作《逃离》 / 135

第十三章 “迷宫”与“匕首”的叙事艺术

——论当代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莱特与她的短篇名作《家居部》 / 147

第十四章 戏剧化的规训与惩罚

——论当代印度女作家安妮塔·德赛与她的短篇名作《钻石沙》 / 153

第十五章 冤狱环境下的道德觉醒

——论当代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与她的短篇名作
《一号牢房》 / 158

后 记 / 165

上 编

■ 当代英国女性小说家





第一章 现实主义“情境化”文本空间中对老年情爱的道德性拷问

——论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辛与她的短篇名作《祖母》

对于我国读者来说，“祖母级”的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绝对不算是个陌生的名字。她笔耕不辍，创作了《青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第五个孩子》等一系列经典的女性主义小说，深刻地谈及了种族、阶级、性别政治的方方面面，而且创作手法不拘一格，既有现实主义，又有寓言、科幻，显示出了充分的吞吐能力和笔头功力。基于她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她获得了英国的大卫·科恩文学奖、W·H·史密斯文学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毛姆短篇小说奖，法国的普罗科斯·麦迪西奖，澳大利亚的国家文学奖，德国汉堡的文学与莎士比亚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意大利的蒙塔罗奖，西班牙的阿斯图利亚斯王子奖，国际加泰罗尼亚奖，都彭金笔杰出贡献奖。2007年，她更是毫无争议地（其实是有些姗姗来迟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莱辛庞大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当然是她投入最多的、也是最受一般读者和批评家好评的文类。然而，她创作的短篇小说仍然不容小觑，其中蕴含的情感能量和哲学思考都不逊色于她的长篇小说，而且遣词造句的经济、有力有时候反而更胜一筹。在近期的多篇短篇小说中，莱辛都重点、集中、深度地探讨了各种情景下的中产阶级爱情道德问题，不仅对由白种男性精英主导的霸权文化、

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坚决而又猛烈的批判和纠正，并且有一种辩证的姿态。本文试以莱辛于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祖母》中的同名短篇为例，探讨她颇具艺术性的、情境化的现实主义文风，并着重探讨她擅长检视的爱情道德与情欲（尤其是老少情欲）之间的张力性关系这一重要主题。

一、叙事背景的积极建构作用



和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一样，莱辛也非常善于营造背景，尤其是海景。和不少人不一样的，她的背景往往与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强烈、积极的“在场性”，不仅有效地营造出某种氛围、情调，更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人物性格、行为的建构之中。

在《祖母》之中，虽然故事的主人公是四个大人（罗丝的儿子汤姆、莉尔、罗丝、莉尔的儿子伊恩）和两个小女孩（艾丽斯、雪莉），然而这些人物出场之前，首先重点介绍的却是海岬、海面，尤其是一排叫作“巴克斯特的牙齿”的礁石。这里涉及到一个典故，那就是水手巴克斯特。他像所有具有探险精神的人一样，终其一生探索这里的海岸、岛屿，并且死得其所。即使在他死后，他房子里的风暴灯仍然宛如其他船只的灯塔。很明显，这里对巴克斯特的介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暗示着某种不羁、自由的精神，而且这不羁、自由之中还隐含着某种坚定和决绝。更有趣的是，这坚定和决绝的信仰又硬是多了一层忘我、为他的温情。如果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情节，这简直算得上是对后来发生的老少恋的一个最好序奏、暗示、点评。

后来，在小说故事徐徐展开之时，大海这个重要的背景也不时地做点睛式的出场——“大海在他们周围，就在下面几英尺的地方，叹息着、嘶鸣着、拍打着，说话声低沉而慵懒。”（3）^①大海变成了具有高度情绪化的象征物，让读者

① 本章所引《祖母》的中文及页码，按周小进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很容易联想到伍尔芙经典的多声部意识流小说《海浪》。

在罗丝与伊恩的恋情终于发生时，罗丝内心的感受正是以大海、礁石作比的：“她发现，伊恩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进了她的房间，到了她身边，仅仅抓住她，像风暴中抓住救生圈。实际上，她真的想象到了那七块黑色的礁石，在黑夜的海面上，像七颗腐烂的牙齿，海浪拍打着礁石，激起瀑布一般的白色浪花。”

（23）在这里，女性情感生命里隐隐细细的安静狂暴，甚至是激情的恣意宣泄，都被以大海撞击礁石的方式得以隐晦、诗意的书写。

二、局外人视角的多重功能

除了背景的“参与”，主人公之外的局外人视角的高超运用也是小说的一大特点。女服务生特蕾莎这个局外人视角很好地完成了欣羡、想象、惊讶、顿悟等情绪功能的转变。最初，她对这些来客近乎崇拜式的注视——他们的“美貌和闲适”、“某种富足的神态”（3），为整个小说营造出一种幸福、快乐、优雅、满足的绝美幻象（*simulacrum*）。特蕾莎如此沉浸于其中，甚至为这幻象一次次地流泪，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4）。然而，这一幻象很快便被一个“丝毫没有这个家族的优雅风范”（4）的矮个子、黑皮肤女人打破了。这个女人就是罗丝的儿媳玛丽。她近乎偏执的瞪眼表情让特蕾莎备感诧异——她“瞪眼看着”（4）；“瞪大眼睛，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家人”（5）；“她仍旧瞪着莉尔，然后又瞪着她丈夫汤姆。谴责的目光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5）；“玛丽仍旧瞪着，一会儿是莉尔，或者说莉莉安，一会儿是罗丝，也就是罗丝安妮；然后目光又移到汤姆身上，接着是伊恩，最后又回到莉尔身上，如此循环往复”（5）。在特蕾莎看来，和这家人相比，这位妻子、儿媳确实差强人意，而她的这种无理行为无疑是她妒忌心太重的表现。不过她却不由自主地去为玛丽端去了一杯水，而这种正面相视让她清楚地看到了玛丽的颤抖——不仅“手抖得厉害”（6），而且“嘴唇颤抖，整个人都在颤抖，好像随时都会

晕过去一样”（6）。在玛丽的颤抖和责备的眼神之下，特蕾莎的心理感受发生了激变——“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她下定决心，永远不离开这片沙滩，不离开眼前那欢快而富足的场景；可是，现在她想，我必须离开。”（6）

除去形式上的重要意义，这里的局外人视角其实是莱辛创作中一贯的以从外部、从底层这一“边缘”视角来审视英国各种问题之主题的最新的延伸。在莱辛看来，只有站在边缘的位置，才能不受权威、或者权力阶层的左右，更好地、更公正地、更准确地看待人与事。批评家琳妮·汉利对这种视角的总结可谓精辟：“（它）给英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野心带来了殖民观点，给资本主义基础带来了社会主义观点，给性别歧视的推定带来了女权主义观点，给精英主义次序带来了平民主义观点。”^①

三、层层包袱营造的悬念感

对于莱辛来说，“讲故事”、“讲好故事”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除了气氛渲染、视角运用之外，故事本身营造的悬念感，也成了《祖母》认真追求的一部分。确实，从一开始，玛丽不仅仅用哀怨的眼神和愤怒的颤抖让读者惊愕、不解，而且还拿着一些充满悬念的“书信”。而在玛丽愤怒地带着孩子们，扬言要永远离开，并且予以实践之后，伊恩对罗丝竟然也充满了责怪——“都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错。我告诉你。都是你的错，才会发生这些事情。”（7）面对伊恩的怒火，罗丝也以近乎病态的、“连绵不断”（7）、“生硬、愤怒、苦涩的”（7）笑声加以回应，同时说“我的错……是啊。还会是谁的错呢？”（7）后来，罗丝这令人不安的笑声更是传入玛丽和伊恩妻子汉娜的耳朵里——“每一阵尖锐的大笑声，都鞭打着她们，她们缩起身子，想避开这残酷的声音。声音如同

^① Hanley, Lynne.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Doris Lessing in the Century of Destruction."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919.

鞭子一样落下，她们浑身颤抖。”（8）在玛丽看来，这笑声代表的是“邪恶”（8）。而当罗丝最后一阵狂笑声传来时，她和汉娜哭着逃离了这里。

不论是玛丽手中如同罪证一般的书信，还是罗丝这种饱含深意的、带泪的大笑，都让读者的心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不解的情绪。这层层包袱暗示的，不仅仅是道德情感上要经受的考验，还有作为知识的问题之解答。这也很自然地引发了接下来的倒叙——回到罗丝与莉尔的少女时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悬念感”近乎于一种“高级的勾引”（陈晓明评虹影），使得整个叙事成为性感十足、幻想丛生的视觉奇观。

四、“越界”的情感主题

在莱辛的小说里，从来不缺少各种情感“越界”的主题。在《祖母》中，有两种相互交织、又互为因果的“越界”形式，尤为突出，一是姐妹情感的“越界”，另一个则是老少情感的“越界”。

（一）姐妹情感的“越界”——女性乌托邦空间的构建

对于罗丝和莉尔来说，她们从女孩时期便彼此认识、了解，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学校里结成了互相帮助、互相出头的“盟友”关系。她们虽然在身形体貌上并无相似之处，然而她们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还是使得大家冠她们以“姐妹”、“双胞胎”这样的称呼。她们不仅要共同面对威胁她们的任何力量，而且也用心地分享彼此的荣光，并对一方所得、另一方却缺失的方面进行安慰。甚至二人在交男友时，都似乎是安排好的一样，直到最后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婚后，两家所住的房子距离也非常接近，隔街相望。不仅如此，她们生孩子都似乎是安排好的一般，一个生完一个儿子，另一家的儿子也几乎快速随之出世。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罗丝与莉尔之间近乎建构了一个以女性为主导、以同质性为基础的情感乌托邦。这种亲密本身其实很让人羡慕，也很让人感动，充分体现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自觉、还有女性表达的互动性、女性发声的空间性建构之